

## 二、中共對香港「反送中運動」態度的觀察

臺灣中亞學會秘書長、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講師侍建宇

- 「反送中運動」歷時超過三個月，經歷港府主導、北京考慮武力鎮壓和顧忌國際介入，港府宣布「撤回」等階段，北京處理態度舉棋未定，政策寬緊的時機難以準確拿捏。
- 利益分配不均、貧富階層難以流動的結構性問題係「反送中運動」的原因之一，中共未來可能推動土改，或打造治港「第二梯隊」重建治理正當性以改善問題。

### (一) 前言

香港治理的黨務系統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負責，並與政務系統下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(簡稱「港澳辦」)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。往下連結到香港地方，則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(簡稱「中聯辦」)，當然還有「一國兩制」架構下，直接連結社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(簡稱「港府」)。

從 2019 年初由港府提出「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」(簡稱「逃犯條例」)，一直紛擾不斷，並在香港立法會受到民主黨派強力阻撓，後來港府建議逕付二讀，引發大規模群眾運動。據傳負責港澳辦系統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，在 6 月即南下深圳，督導處理「逃犯條例」引發的香港大規模「反送中運動」。但是時間超過三個月，群眾運動不斷升級，香港社會依然動盪。

### (二) 第一次轉折：北京宣示條例修訂完全由港府提出並主導

北京第一次跳脫港澳辦系統，正式在香港「反送中運動」出現，應該是 2019 年 6 月 12 日中共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(BBC)訪問。第一次挑明北京並無主動要求，「沒有給予指示，沒有命令」香港政府修訂「逃犯條例」，但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條例。

當時香港剛經歷 6 月 9 日數十萬人參與的大遊行，反對將條例案逕付立法會二讀。但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下的港府，以及立法會佔多數議席的親中建制派議員，當時並未正面回應遊行訴求，執意堅

持草案如期二讀，強行闖關。最終引爆 6 月 12 日港島金鐘地區警民暴力衝突，而且港府意欲將這次衝突定性為「暴動」（依照香港法例為重罪，暴動罪刑期動輒十年計算）。

6 月中旬情勢繼續升級，香港民間出現對政府的「五大訴求」，那就是：完全撤回「逃犯條例」修訂草案、撤回「暴動」定性、撤回控罪、追究警隊濫權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辭職下臺。6 月 16 日，再次大規模遊行抗議，號稱湧現 200 萬人。

中共駐英大使劉曉明的受訪言詞等於將修例的政治責任完全移轉，情勢急轉直下。6 月 17 日，林鄭宣佈「暫緩」修訂草案。7 月開始，「五大訴求」將特首下臺的訴求更改為實現「雙普選」。7 月 9 日，林鄭再次表示政府修例工作「完全失敗」、並且「壽終正寢」，但是依然拒絕使用「撤回」字眼。

然而情勢並未緩和，之後持續各種形式的集會與示威，警民暴力衝突事件更加嚴重。甚至 7 月 21 日夜晚，第一次出現疑似警察與黑社會合作，大批著白衫疑似黑幫群眾聚集，手持藤條到西鐵元朗站，特別是針對參與「反送中」遊行後回家的市民，進行無差別暴力攻擊，而警方卻遲遲未現身。

可能考慮到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，北京儘管透過外交部系統，由駐英大使向外傳話，表達態度。當時北京應該仍放手讓港澳辦系統與港府充分握有處理香港「反送中」運動的實權。

### (三)第二次轉折：「反送中運動」國際化與美國涉入

8 月上旬開始不斷傳出武警部隊在深圳集結，包括大量裝甲車及水炮車。輿論一般認為練兵行動意在對香港「示警」，演練過程中出現鎮壓類似香港穿著黑衣示威者的橋段。自此開始有人揣測中共可能出兵香港「止暴制亂」。8 月 15 日駐英大使劉曉明在倫敦召開記者會，表示：第一、如果局勢惡化變成港府無法控制的動亂，北京有足夠方法及能力迅速平亂。第二、他也指出是否「撤回」「逃犯條例」修訂，由港府決定。

北京當局似乎當時還沒意會到香港「反送中運動」已經「國際化」，在日本召開 G20 高峰會議期間，主要國家透過情報訊息系統已經將

香港問題全面進行評估。港府歷經第一階段的大規模群眾運動，以及社會各界的串連與觀望（包括商會、宗教團體、司法界、公務員、醫療界與社工、學生都透過不同渠道發聲），治理正當性已經流失掏空，港澳辦系統卻仍有意進行外科手術式的鎮壓。似乎忽略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或獨立關稅領域，牽扯糾結著很多國際利益，「以暴制暴」不能是一個選項。

美國總統川普在8月中旬開始在推特上針對香港問題留言。他直接點明發現中共在香港邊境調動軍隊，要大家保持冷靜注意安全。同時他也軟性的提醒，毫不懷疑習近平可以「快速又人道地解決香港問題」，並希望習可以直接與香港示威者見面。之後川普與國務院多次對香港問題發言，並警告不要動用暴力鎮壓，否則會威脅到中美貿易協議談判，並要求保障香港「高度自治」。美國國會也提出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」立法，要求每年認證香港自治情況，作為貿易待遇的前提。

美國的舉措當然引起北京的注意，無論是作為提醒或威嚇，北京當局應該意會並審慎評估，出兵香港可能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。香港將被終結，「一國兩制」完全失敗。發展到這個階段，還可能牽扯上升到中共中央的派系權鬥，對香港的負面發展進行最終的咎責，甚至挑戰習近平最高領導人的權威。原本咸認8月22至26日在北京召開的人大常委會，有可能動用「香港基本法」第18條，因動亂而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，進而出兵平亂，並發布命令將中國大陸相關法律適用香港，甚至傳出港幣將與美元脫鈎。一時情勢緊張，但是可能因為香港問題國際化的趨勢，後來被完全叫停。

#### **(四)第三次轉折：港府與港澳辦系統應該將被嚴厲咎責**

事實上港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歷經數月的「反送中運動」後，管治正當性與民望已經喪失殆盡。「路透社」9月2日聲稱取得林鄭與商界人士閉門會議的錄音，她一度哽咽地說「如果我有得選擇，第一時間會辭職，以及深表歉意。」她也坦承，香港危機升級到國家層面，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，「作為行政長官的操作空間，變得非常有限」。換句話說，林鄭在修例過程中的失誤不僅失去社會信任，北京也對她信心漸失。就算這個錄音不是她故意洩漏，但是當著這麼

多人講述她與中國政治體系運作的「內部矛盾」，也是非常不該。

7月29日開始，港澳辦之後舉行數次記者會，不斷強調「懲治暴力」。8月7日，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深圳指出香港現在有「顏色革命」特徵，港澳辦記者會認為香港激進示威者「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」。嚴厲批評「港獨」與「外國勢力」，對香港「暴徒骨幹分子要追究到底，絕不手軟」。並在9月3日再次呼籲「止暴制亂、恢復秩序」，並希望將香港「反送中運動」歸結到經濟層面，像是房屋政策、貧富差距、青年向上流動相關的社會問題上。

當港澳辦系統一貫嚴厲放聲「止暴制亂」之際，9月4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突然正式「動議撤回」「逃犯條例」修例，顯然與港澳辦的口徑不同，也與自己過去數月堅持的「暫緩」、「壽終正寢」有異。在她正式宣佈撤回之前，香港媒體「香港01」與「南華早報」就已經獨家預告。同時林鄭也不是透過公開記者會來宣佈「撤回」，而是採取預先錄影來進行。這些情況不得不啟人疑竇。以她面對記者的經驗，不致會產生口誤或訊息傳遞錯誤，難道北京對她的防範已經到達必須預先放風、審查的地步。

另外坊間也不斷傳出港澳辦系統過去三個多月對香港「反送中」運動處理不當，向中共中央匯報的前線訊息也不精準，或有掩蓋失責之嫌，致使北京判斷失焦、被誤導、進退維谷，於是必須直接插手指導。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一直是習近平最信任的助手，他在8月底在廣東進行調研考察，也引起注意遐想。

## **(五)中共思考與解決香港「反送中運動」的觀察線索與路徑**

面對香港「反送中運動」的發展，中共歷經以「暫緩」退讓，又曾經考慮「鎮壓」與國際介入，又再以「撤回」退讓，舉棋未定，政策寬緊的時機難以準確拿捏。面對民間的「五大訴求」，北京在8月中旬已經透過駐英大使放話「撤回」是可以交由港府考慮並讓步的。但是卻一直拖到9月初才被落實，使得效果並不如預期。如果繼續「讓步」，北京應該也不確定港人會否感覺可以得寸進尺，需索無度。於是，解決香港現行爭拗的路徑線索，依照中共政治鬥爭原則，至少可能走向以下兩個方向：

## 第一、香港「土改」？

從 1997 年中共接手香港主權，曾經運用過商賈、高階公務員、甚至所謂的中共地下黨員來管制香港，但是他們都無法脫離過去港英政制下「權貴資本主義 (crony capitalism)」的統治框架。也就是港府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國際與地方的超級商賈。如果依照中共官方口徑，把香港社會運動歸結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公義問題，例如青年就業薪資追趕不上高漲的房價，而香港社會福利住宅的輪候又遙遙無期，這要如何面對與解決？出身貧寒，青年因此無論多麼努力，都難以向上流動。權貴資本主義就是港府過去多年總是虛應，無法正視房屋與青年問題的深層結構，北京是否有決心重構？

換句話說，如果北京想要從社會階級底層解決問題，就必需調整並挪動某些定既得利益階級，使得房價下調，社會福利住宅能變得實惠。而涉及的團體就包括港資與中資的地產開發集團、新界土地利益、港府社會福利住宅興建與分配。北京是否會在香港有效率地進行某種方式或程度的「土改」，拭目以待。

## 第二、香港「第二梯隊」重建管治正當性？

無論在港英、或中共統治之下，香港過去百年政治上儘管不民主，卻一直擁有某種法治精神，自由權被守護的幻象。透過一套「治術」，統治者表面上聆聽民意，像是立法諮詢制度、太平紳士、吸納菁英進入立法會與行政會議參與施政決策，並維繫一個相對廉能公正的司法體系。但是，這一切透過「反送中運動」完全被砸爛。原來就非常脆弱的憲政信任與法治，個人自由被破壞。就連專業正面的香港警察也被完全「政治化」，變成「警黑勾結」壓迫社會的工具。社會對公權力的信任降到最低。

儘管特首林鄭月娥也承諾「落區」與群眾對話，意圖凝聚解決問題的共識，但是她的民望與正當性不足，很可能成果有限。面對香港治理體系全面崩潰，中共應該還可能嘗試兩種策略，一是比較可能出現的「以拖待變」，另一是較大膽的「釜底抽薪」。「以拖待變」強調盤算並等待適當的時機，對港澳辦系統與港府行政長官進行「清洗」問責。這樣至少要拖到 10 月，中共「四中全會」結束，確立最後處理

香港問題的方向與具體作法。或有可能就像當年董建華托病辭職，重新改選行政長官。而繼任人選仍是官商權貴結構的共同屬意，具有相對開明形象的人，像是過去曾經參選的唐英年與曾俊華，或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之類的人物。

另外較有創意「釜底抽薪」的作法，就必須大膽快速重整隊伍，「第二梯隊」重奪治理正當性並接班。運用文鬥的手法，讓現任「港英餘孽」掌權的港府背負所有悖離民意的政治責任，透過媒體動員，由下而上地，由北京信任的、未曾曝光的精英組成接班新團隊。並對民間「五大訴求」盡量將計就計，全面回應。北京可以藉此清算香港既得利益的兩面人與代理人，其中包括某些原有建制派政治人物、地方勢力與黑社會組織，以直接攫取民望。「第二梯隊」後來再經由選舉形式，或第五大訴求的「雙普選」取得執政權位。

兩種做法都是為重建執政者的合法正當性，只是前者比較穩重，後者比較激進。如果想要維繫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領域、金融中心、自由港，港府必須重拾香港民眾的信任，重建法治秩序，讓國際利益在此處繼續匯集並發展。